

范文正公集

范文正公集卷第四

律詩

依韻酬章推官見贈

姑蘇從古號繁華却戀巖邊與水涯重入白雲尋釣
瀨更隨明月宿詩家山人驚戴烏紗出溪女笑隈紅
杏遮來早又拋泉石去茫茫榮利一吁嗟

蘇州十詠

泰伯廟

至德本無名宜尼一此評能將天下讓知有聖人生
南國奔方遠西山道始亨英靈豈不在千古碧江橫

木蘭堂

堂上列歌鍾多慙不如古却羨木蘭花曾見霓裳舞

白樂天為蘇州刺史嘗教此舞

洞庭山

吳山無此秀乘暇一遊之萬頃湖光裏千家橘熟時
平看月上早遠覺鳥歸遲近古誰真賞白雲應得知

虎丘山

昔見虎耽耽今為佛子巖雲寒不出寺劍靜朱離潭
幽步蘿垂徑高禪雪閉庵吳都十萬戶煙瓦亘西南

閶門

吳門聳閶闔迎送每躋攀一水帝鄉路片雲師子山
落鴻漁釣外斜柳別離間白傅歸休處盤桓幾厚顏

靈巖寺

吳王之離宮也下臨太湖

古來興廢一愁人白髮僧歸掩寺門越相煙波空去

鴈吳王宮闕半啼猿春風似舊花猶笑往事多遺石
不言唯有延陵逃遁去清名高節老乾坤

太湖

有浪即山高無風還練靜秋宵誰與期月華三萬頃

伍相廟

胥也應無憾至哉忠孝門生能酬楚怨死可報吳恩
直氣海濤在片心江月存悠悠當日者千載祇慙魂

觀風樓

高壑郡西城觀風不浪名山川千里色語笑萬家聲
碧寺煙中靜紅橋柳際明登臨豈劉白滿目見詩情

南園

西施臺下見名園百草千花特地繁欲問吳王當日

事後來桃李若爲言

依韻奉酬晏尚書見寄

徽音來景亳盛事聳吳鄉上象三台照高文五色章
純如登樂府淵若測天潢寒谷春重煦幽宮草特芳
感知心似血思報鬢成霜新定慙無惠姑蘇惜未康
堯湯餘水旱劉白舊風光北闕雲霓遠南園橘柚荒
願聞歌畫一敢議賦長楊碌碌嘲須解循循教弗忘
跡甘榮路外情寄聖門傍幾託爲魚夢江湖尚渺茫
又用前韻謝晏尚書以近著示及

祖述賢人業何因降五鄉周公舊才美夫子近文章
逸氣彌衝斗雄源甚決潢月中靈桂老春外寶芝芳
遠似天無翳清如塞有霜日星圖舜禹金石頌成康

謂真廟神 渦曲風騷盛 謂游渦營丘學校光 謂青社州

至精含變化大手鑿洪荒崧嶽詞欺甫甘泉價掩揚
滿朝當諷誦終古豈遺忘恍若探龍際森疑履虎傍
半生游此道觀海特茫茫

陳質殿丞挽歌詞

賢者逝如斯皇天豈易知眾人皆墮淚君子欲安碑
幾世傳清白滿鄉稱孝慈賢哉生令嗣遺秀在蘭芝

送僧文光

一品山前識迢迢三十春多慙畫戟裏重見白雲人
依韻酬府判龐醇之見寄

二十年前已定交而今鵬鷄各逍遙但能賈傅親前
席何必蕭生意本朝直節羨君如指佞孤根憐我異

凌霄 凌霄花名 莫將富貴移平昔彼此清心髮半凋

依韻酬吳安道學士見寄

聖君賢相正彌綸諫諍臣微敢徇身但得葵心長向
日何妨駑足未離塵豈辭雲水三千里猶濟瘡痍十
萬民宴坐黃堂愧無限隴頭元是帶經人

依韻酬吳春卿二首

鶴

華亭孤立病時身終日徘徊尚海濱露掌思高還警
夜芝田音斷欲傷春千年靈氣何求藥八變竒姿已
過人莫賦在陰猶寡如九臯非晚見精神

松

亭亭百尺棟梁身寂寞雲根與澗濱寒冒雪霜寧是

病靜期風月不須春蕭蕭遠韻和於樂密密清陰意
在人高節直心時勿伐千秋爲石迺知神

應制賞花釣魚

萬彙嘉身日皇心豫宴辰華林新濯雨靈沼正涵春
帝幄紛仙藹天鈎擲錦鱗洋洋頌睿唱賡頌浹簪紳
過餘杭白塔寺

登臨江上寺遷客特依依遠水欲無際孤舟曾未歸
亂峯藏好處幽鷺得閑飛多少天真趣透心結翠微
西湖筵上贈胡侍郎

官秩文昌貴功名信史褒朝廷三老重鄉黨二疎高
涯業盡圖籍子孫皆俊髦西湖天下絕今日盛遊遨

江城對月

文正集卷未四

南國風波遠東門冠蓋回多情是明月相逐過江來
送向綜國博通判桂州

通籍三公後監州五嶺深欲知明主意將慰遠人心
歲計多藏藥舟行不廢琴歸書清白最寧問橐中金

芝山寺

樓殿冠崔嵬靈芝安在哉雲飛過江去花落入城來
得食鷓朝聚聞經虎夜回偶臨西閣望五老夕陽開
昇上人碧雲軒

愛此詩家好幽軒絕世紛澄宵半床月淡曉數峯雲
遠意經年就微今並舍聞只應虛靜處所得自蘭芬

郡齋即事

三出專城鬢似絲齋中蕭洒勝禪師近疎歌酒緣多

病不負雲山賴有詩半兩黃花秋賞健一江明月夜
歸遲世間榮辱何須道塞上衰翁也自知

同年魏介之會上作

寒苦同登甲乙科天涯相對合如何心存闕下還憂
畏身在樽前且笑歌閑上碧江游盡鷓鴣醉留紅袖舞
鳴鼉與君今日真良會自信麤官樂事多

依韻酬黃灝秀才

再貶鄱川信不才子規相愛勸歸來客心但感江山
助天意難期日月迴白雪孤琴彌冷淡浮雲雙闕自
崔嵬南方歲晏猶能樂醉盡黃花見早梅

贈鍾道士

曾舉進士

人間無復動機心掛了儒冠歲已深惟有詩家風味

文正集卷四

五

房

在一壇松月伴秋吟

道士程用之爲余傳神因題

貌古神踈畫本難因師心妙發毫端無功可上凌煙
閣留取雲山靜處看

送魏介之江西提點

旌旗如火浪如鷗一路春城次第遊江上高樓欲千
尺便從今日望歸舟

遊廬山作

五老閑遊倚舳艫碧梯嵐逕好程途雲開瀑影千門
掛雨過松黃十里鋪客愛往來何所得僧言榮辱此
間無從今愈識逍遙旨一聽升沉造化鑪

瀑布

迥與衆流異發源高更孤下山猶直在到海得清無
勢鬪蛟龍惡聲吹雨雹麤晚來雲一色詩句自成圖

贈廣宣大師

憶昔同遊紫閣雲別來三十二迴春白頭相見雙林
下猶是清朝朱退人

移丹陽郡先遊茅山作

丹陽太守意何如先謁茆卿始下車展節事君三黜
後收心奉道五旬初偶尋靈草逢芝圃欲叩真關借
玉書不更從人問通塞天教吏隱接山居

贈茅山張道者

有客平生愛白雲無端年老尚紅塵只應金簡名猶
在得見仙巖種玉人

文正集卷四

六

京口即事

突兀立孤城詩中別有情地深江底過日大海心生
甘露樓臺古金山氣象清六朝人薄命不見此昇平
懷慶朔堂

慶朔堂前花自我便移官去未曾開年年憶着成離
恨只託春風管句來

依韻酬葉道卿中秋對月二首

天遣今宵無寸雲故開秋碧掛冰輪詩人不悔衣沾
露爲惜清光豈易親

孤光千里與君逢寂寂愛無雲四望通處處樓臺競歌
宴的能愛月幾人同

贈葉少卿

逸也天之道東南事了人風波拋舊路花月伴閑身
湖外扁舟遠門中駟馬新心從今日秦家似昔時貧
見子登西掖携孫過北鄰白雲高閣曙綠水後池春
樽酒呼前輩鑪香叩上真只應陰德在八十富精神
依韻荅梁堅運判見寄

蔽野旌旗色滿山笳吹聲功名早晚就裴度示書生
城大順迴道中作

三月二十七羗山始見花將軍了邊事春老未還家

依韻和延安龐龍圖柳湖

種柳穿湖後延安盛可遊遠懷忘澤國具賞即瀛洲

江景來秦塞風情屬庾樓劉琨增坐嘯王粲斗銷憂

秀發千絲墮光搖匹練柔雙雙翔乳鷺兩兩睡馴鷗

文正集卷四

朱子仁

折翠贈歸客濯清招隱流宴回銀燭夜吟度玉關秋

勝處千場醉勞生萬事浮王公多雅故某與龍圖公同年復為延

安交思去共仙舟

和延安龐龍圖寄岳陽滕同年

優游滕太守郡枕洞庭邊幾處雲藏寺千家月在船

踈鴻秋浦外長笛晚樓前旋撥醅頭酒新包縮項鱸

官情須淡薄詩意定連綿迥是偷安地仍當飽事年

只應天下樂無出日高眠豈信憂邊處胡兵隔一川

時宜撫
尚嵐軍

與張燾太博行忻代間因話江山作

數年風土塞門行說看江山意暫清求取罷兵南國

去滿樓蒼翠是平生

過長安醉別資政鄭侍郎

鄉關交復親把酒且逡巡共上青雲路相看白髮人
有爲須報國無事即頤神故素幾云在風音莫厭頻

依韻酬光化李簡夫屯田

老來難得舊交遊莫歎樽前兩鬢秋少日苦辛名共
立晚年恬退語相投龔黃政事聊牽強元白鄰封且
唱酬附郭田園能置否與君乘健早歸休

依韻酬太傅張相公見贈

出處曾無致主功南陽爲守地猶雄醉醒往日慙漁
父得失今朝賀塞翁七里河邊歸帶月百花洲上嘯
生風卧龍鄉曲多賢達願預逍遙九老中

依韻酬益利鈐轄馬端左藏

文正集卷四

濫登清顯遇公朝豈有才謀可致堯拙守自慙成木
強官游誰歎僅蓬飄醉來多謝提壺勸歸去寧煩杜
宇招好樂當年開口笑此心無事愧重霄

依韻酬邠州通判王稷太博

南豳日日接英標公外追隨豈待招惡勸酒時圖共
醉痛羸棊處肯相饒一拋言笑如何遣頻得音書似
不遙獨上西樓爲君久滿城明月會雲銷

依韻酬李光化見寄

南陽偃息養衰顏天暖風和近楚關欲少禍時當止
足得無權處始安閑心憐好鳥來幽院目送微雲過
別山此景此情聊自慰是非何極任循環

寄安素高處士

吏隱南陽味日新
幕中文雅盡嘉賓
滿軒明月清譚
夜共憶詩書萬卷人

酬李光化見寄二首

交親莫笑出塵頻
不任織機只任真
遠護玉關猶竭
力入陪金鉉敢周
身素心直擬圭無
玷晚節當如竹
有筠道本逍遙惟
所適吾生何用雙
求伸

萬里承平堯舜風
使君尺素本空空
庭中無事吏歸
早野外有歌民意
豔石鼎闔茶浮乳
白海螺行酒灩
浮波紅宴堂未盡
嘉賓興移下秋光
月色中

依韻酬李光化叙懷

列宿專城且自娛
清名善最即前途
江山樂國誠難
會風月詩家的不
辜未必晚成輸
早達好將高笑代

文正集卷四

九

長吁公餘更勵經
邦業思爲清朝贊
禹謨

和李光化秋詠四首

曉

牆外轆轤響樓前
江漢歌曙光和月
色猶記早朝時

晝

日色清如照前林
葉未零海東新隼
至一點在青冥

晚

晚色動邊思去年
猶未歸戍樓人已
冷目斷望征衣

夜

春色人皆醉秋光
獨不眠君看明月
下何似落花前

送黃灝貞

三十餘年交舊心
相逢那復議升沉
卑飛塵土味誠

薄達官風波憂更深自古榮華渾一夢即時歡笑敵
千金追陪未久還離索早晚軒車重見尋

和并州大資政鄭侍郎秋晚書事

太原兵重壓強胡莫對秋風憶鱸鱸萬里天聲揚紫
塞十年人望在黃樞定應松栢心無改自信雲龍道
不孤應笑病夫何所補獨能安坐養桑榆

和提刑趙學士探梅三絕

蕭條鴈後復春前雪壓霜欺未放妍昨日倚欄枝上
看似留芳意入新年

靜映寒林晚未芳人人欲看壽陽粧玉顏須傍韶春
笑莫闌嚴風與惡霜

百花爭早孰過梅天與芳時豈待催莫惜黃金置清

元正集卷四

賞隔年春色爲君開

和太傅鄧公歸遊武當寄

三提相印代天工鄧國歸來耀本封此日神仙丁令
鶴幾年霖雨武侯龍酬恩定得祠黃石談道須期會
赤松莫慮故鄉陵公變武當依舊碧重重

即席呈太傅相公

鳳池三入冠台躔致了昇平一品閑白傳歌詩傳海
外晉公桃李滿人間上都雲遠經時別故國春濃幾
度還太史占天應有奏壽星光彩近南山

紀送太傅相公歸闕

搢紳誰敢望差肩獨向昌期協半千首會雲龍游少
海親扶日月上中天碧油兩就元戎鎮黃閣三提家

宰權坐致唐虞成大化退居師傳養高年閑披丹款
開鑪竈醉度清歌被管絃同榜幾人登將相滿朝今
日羨神仙松楸薙草思純孝里巷揮金過昔賢歸赴
誕辰知允說輕安拜舞壽觴前

依韻和提刑張太傅寄梅

數枝梅寄寂寥人多謝韶華次第均穰下此花留未
發待君同賞後池春

又和賞梅

故人為使富天才相與抽毫賦早梅氣豔未勞橫玉
笛風光先合倒金罍隴頭欲寄交情遠林下初逢病
眼開必若和羹有遺味花王應亦命公台

依韻荅王源叔憶百花洲見寄

五五集卷四

十一

周

芳洲名冠古南都寂惜塵埃一點無樓閣春深來海
鷺池塘人靜下仙鳧花情柳意憑誰問月彩波光豈
易圖漢上山公發新詠許昌何必詫申湖申或作西

獻百花洲圖上陳州晏相公

穰下勝遊少此洲聊入詩百花爭窈窕一水自漣漪
潔白憐翹鷺優游羨戲龜闌干紅屈曲亭宇碧參差
倒影澄波底橫煙落照時月明魚競躍春靜柳閑垂
萬竹排霜仗千荷卷翠旗菊分潭上近菊花潭在郡西郊因有

菊門復有菊潭鎮近取菊植于梅比漢南遲京洛而南至鄧

始有梅焉梅比岸鵲依人喜汀鷗不我疑綵絲穿石

襄陽又晚一月節襄鄧間舊俗正月二十二日士女游河羅襪踏青

取小石通中者用絲絲穿之帶以為祥期素髮頻來醉滄浪減去思步隨芳草遠歌逐畫船

移繪寫求真賞緘藏獻已知相君那肯愛家有鳳皇池

依韻荅青州富資政見寄

樞府當年日贊襄隱然一柱在明堂親逢英主開前席力與皇家正舊章直道豈求安富貴純誠惟欲助清光龔黃政事追千載齊魯風謠及萬箱偉望能令中國重竒謀曾壓北方強故人待看調元後乞取優游老洛陽

依韻荅并州鄭大資見寄

節制重并汾淹留又見春年高成國老道在樂天真風韻應如舊精明迥絕倫致君心未展寧是式微人

過陳州上晏相公

文正集卷四

十二

曩由清舉玉宸知今覺光榮冠一時曾入黃扉陪國論重求絳帳就師資談文講道渾無倦養浩存真絕不衰獨媿鑄顏恩未報捧觴爲壽獻聲詩

和運使舍人觀潮

何處潮偏盛錢唐無與儔誰能問天意獨此見濤頭海浦吞來盡江城打欲浮勢雄驅島嶼聲怒戰貔貅萬壘雲纔起千尋練不收長風方破浪一氣自橫秋高岸驚先裂羣源怯倒流騰凌大鯤化浩蕩六鼉遊北客觀猶懼吳兒弄弗憂子胥忠義者無覆巨川舟

又

把酒問東溟潮從何代生寧非天吐納長逐月虧盈暴怒中秋勢雄豪半夜聲堂堂雲陣合屹屹雪山行

海面雷霆聚江心瀑布橫巨防連地震羣檝望風迎
踊若蛟龍鬪奔如雨雹驚來知千古信迴見百川平
破浪功難敵驅山力可并伍胥神不泯憑此發威名

依韻和蘇州蔣密學

餘杭偶得借麾來山態雲情病眼開此藥無涯誰可

共詩仙今日在蘇臺

白樂天謂韋蘇州為詩仙

依韻和蘇之翰對雪

江干往往臘不雪今喜紛紛纒孟冬迺知王澤溥及
遠益明天意先在農有年預可慰四海大瑞且當聞
九重况此湖山滿清思與君交唱苦為慵

依韻和并州鄭宣徽見寄二首

錢唐作守不為輕况是全家住翠屏名品久參卿士

文正集卷四

十三

趙

月部封全屬斗牛星仁君未報頭先白故老相看眼
倍青竅愛湖山清絕處晚來雲破雨初停

又

西湖載客恣游從湖上參差半佛宮迴顧隙駒曾不
息沉思樽酒可教空層臺重榭皆清曠萬戶千門盡
鬱葱向此行春無限樂却慙何道繼文翁

依韻荅蔣密學見寄

東南為守慰衰顏憂事渾祛樂事還鼓吹夜歸湖上
月樓臺晴望海中山奮飛每羨冥鴻遠馳騁那慙老
驥閑此日共君方便息是非榮辱任循環

依韻和同年朱兵部王賓客交贈之什

鶴禁蘭宮達了身高居南闕重為隣西園冠蓋時時

會北海樽罍日日親共弃榮華拋世態同歸清靜復
天真一如劉白東都下更得裴公作主人

登表海樓

一帶林巒秀復奇每來凭檻即開眉好山深會詩人
意留得夕陽無限時

石子澗二首

鑿開奇勝翠微間車騎笙歌暮未還彦國才如謝安
石他時即此是東山

又

飛泉落處滿潭雷一道蒼然石壁開故老相傳應可
信此山雲出雨須來

依韻荅韓侍御

元正集卷四

十四

雖叨世契與隣藩東道瞻風御史尊鄭館昔時延下

客予執卷時即于家今日見高門端公之先君嘗我

居方面榮為懼君向臺端直且溫彼此中懷蘊金石
不須銷黯動離魂

謝柳太博惠鶴

新詩遺鶴指真經對此仙標詎敢輕萬里華亭思去
伴千年遼海識歸程鷄羣與處曾非辱鵬路將翔孰
謂榮獨愛九臯嘹唳好聲聲天地為之清

知府孫學士見示和終南監宮太保道懷
五首因以綴篇

玉皇近侍請修真賜得南山十里雲樽有聖賢聊自
慰鼎多龍虎復誰分謝家山色朝暉見陶隱松風寤

窳聞萬物已齊無一事獨醒惟笑衆醺醺

其二

要路拋來自寡尤高懷卷去白雲收玉緣祕寶須藏
密蘭爲竒香却在幽仙骨豈曾移靜節帝心終是竭
嘉猷紅霞綠竹忘機地未免天家下詔求

其三

漢陂高興自飄飄何必天台渡石橋潭上藥靈多餌
菊林間詩逸半書蕉勤歌蘭珮招逋隱懶事塵纓逐
案僚客有赤松盟約在異時猿鶴不相遼

其四

瑤壇日月靜中長詩思時時逸謝塘神枕自成仙島
夢朝衣猶有御爐香三元祕簡侵星奏五嶺靈芽待

文正集卷四

十五

雪嘗金闕九重留不住高風何處是嚴光

其五

門外煙嵐紫閣橫九衢風土更何情籬邊醉傲淵明
飲隴上歌隨桀溺耕三樂放懷千古重萬鍾回首一
毫輕鵬鶴共適逍遙理誰復人間問不平

贈方秀才楷

高尚繼先君崑居與俗分有泉皆漱石無地不生雲
隣里多垂釣兒孫半屬文幽蘭在深處終日自清芬
依韻和龐殿院見寄二首前集已有一首

兵門歉歲減繁華蕭索專城未足誇柳色向秋迎使
館水聲終夜救田車丘山在負思朝寄毫髮經心愧
道家不似桐廬人事少子陵臺畔樂無涯文正集卷四

范文正公集卷第五

易義

乾上乾下內外中正聖人之德位乎天之時也德內也位外也九二君之德九五君之位成德于其內充位于其外聖人之德居乎誠而不遷有時舍之義故曰見龍在田德昭于中故曰利見大人天下文明君德也聖人之位行乎道而不息有時乘之義故曰飛龍在天位正於上故曰利見大人乃位乎天德於是乎位矣或者泥於六位之序止以五為君曾不思始畫八卦三陽為乾君之象也豈俟於五乎三陰為坤臣之象也豈俟於四乎震為長子豈俟重其卦而始見於長子乎明夫乾君之象既重其卦則有內外之

文正集卷五

章益

分九二居乎內德也九五居乎外位也餘爻則從其進退安危之會而言之非必自下而上次而成之也如卦言六龍而九三不言龍而言君子蓋龍無乘剛之義則以君子言之隨義而發非必執六龍之象也故曰易無體而聖人之言豈凝滯於斯乎

咸陰進而陽降

兌陰卦 艮陽卦

上下交感之時也與泰卦近

焉

泰卦天地交而萬物通咸卦天地感而萬物化生

然則泰卦三陰進于上

三陽降于下極於交而泰矣故曰萬物通咸卦陰進而未盡達也陽降而未盡下也

下卦猶有二陰感而上卦猶有二陽感而

未至於泰矣故曰萬物生而猶未通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是感之無窮而能至乎泰者也感而不至其道乃消故至騰口薄可知也



恒陽動陰順剛上柔下

震陽也剛動于上上下下各得

其常之時也天尊地卑道之常矣君處上臣處下理

之常矣

上陽卦天與君之道也下陰卦地與臣之道也

男在外女在內義之

常矣

震為長男巽為長女

天地君臣男女各得其正常莫大焉

諸卦多以有應為吉此卦六爻皆應而爻無元吉者何也夫吉於應者相求以濟之時也常者上下各得其所之時矣故以剛柔皆應為常而不以獲應為吉是以士之常也在於已不在於人諸侯之常也在於政不在於隣天子之常也在於道不在於權故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堯舜為仁終身而已矣其知常也哉

遯陰進陽退

二陰進之於內四陽退之於外

柔佞入而剛正出君子

遯去之時也夫柔勝於剛則小人制君子矣辱可逃

乎柔未勝剛則君子辱可遠也未見制於小人焉此

卦二陰而四陽柔未勝剛小人始浸而長也君子知

吉之先辨禍之萌思遠其時也可不遯乎故遯之為

義尚乎遠也是以最在內者有遯尾之危最在外者

有肥遯之利子曰知幾其神始可與言遯也已矣

大壯剛以震而陰摧

內剛外震二陰剝焉

君子威而小人黜政

令剛嚴之時也陽於陰為大也陽進陰退大者壯而

小者喪矣夫雷在天上萬物以震威行天下萬邦以

恐天地之壯見乎雷聖人之壯見乎威壯而不節於

天下暴矣壯其喪矣是以君子非禮弗履以保其壯

也故九二九四以陽居陰體剛而處巽乃復獲乎貞

吉餘爻皆不克全其壯也已

晉順而上行奉于文明

坤順也離明也

君子嘉遇顯進之時

也夫上無文明賢斯遁矣今文明麗于上君子可不

進乎其進也柔順內融

內卦坤也柔順之義

則上不拒其逼

矣故曰晝日三接也英華外著

外卦文明有德

則衆不

疑其行矣故曰君子以自昭明德蓋明出地上如日

之升君子當其象也豈復昧哉其伊尹之時歟

明夷陰上明下其義病矣火入地中其光翕矣蔽賢

傷善之時也夫文明在上則賢者遂進文明在下則

善人用傷其商之末世耶君子用晦然後免於其難

然則文王其不用晦乎何以嘗幽之耶文王蓋有國

焉德加於人晦之難也故以文明入于難終以柔順

文正集卷五

三

侏

而出矣箕子雖無政焉而最近於闇故自辱其身以

晦其道然後乃免故文明在下難哉聖賢其猶病諸

變斯時者惟九三乎得其大首其湯武之事歟

家人陽正於外

謂五也

陰正於內

其二也

陰陽正而男女

得位君子理家之時也明乎其內禮則著焉

乎其外孝悌形焉

外卦禮也

禮則著而家道正孝悌形而

家道成成必正也正必成也聖人將成其國必正其

家一人之家正然後天下之家正天下之家正然後

孝悌大興焉何不定之有故曰刑于寡妻以御于家

邦然則正家者貴閑其初也故初九有悔閑得其道

乃首得悔亡至于九五王假有家則天下化成故

悔而吉也

睽火炎澤潤其性不同炎從上潤從下其道違而不
接物情睽異之時也陰陽不接而天地睽日月不接
而晝夜睽禮義不接而男女睽君臣不接而上下睽
情類不接而萬物睽夫然則天地萬物之理從何而
亨乎故睽之時義不可久也必變而通之合睽以成
其化天地睽也而陰陽合焉其體睽合晝夜睽也而日
月交焉男女睽也而禮義成焉上下睽也而君臣會
焉萬物睽也而情類聚焉夫未合之時體乖志疑動
虞蹇難求援而濟者也故其爻皆以有援免至于上
九睽極而通則說弧遇雨羣疑亡也

蹇止於險中險難在前未可進之時也觀其名與屯
卦近焉屯亦然則屯已動乎險中難可圖也蹇猶止

文正集卷五

四

乎險中難未可犯也惟二為五臣得位君在險中而
與已應始可匪躬而往焉餘皆往蹇而弗濟君子藏
器於身待時而動其庶幾乎

解動乎險外出險散否之時也小人為險君子乃否
小人既退君子乃振故六五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
也是故天地否散雷雨並興聖賢否散慶施遂行武
王發粟散財其有解之時也矣

損山澤通氣艮為山其潤上行取下資上之時也夫

陽實也陰虛也下卦二陽上卦二陰取陽資陰以實

益虛者也虛者反實則實者反虛矣然則下者上之

本本固則邦寧今務於取下乃傷其本矣危之道也

損之有時民猶說也說為損之無時澤將竭焉說為

故曰川竭必山崩此之象也無他下涸而上枯也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其斯之謂歟

益剛來而助柔損有餘而補不足

上卦陽多故曰有餘下卦陽少故曰不足

不自上惠下之時也天道下濟品物咸亨聖人下濟

萬國咸寧益之為道大矣哉然則益上曰損損上曰

益者何也夫益上則損下損下則傷其本也是故謂

之損損上則益下益下則固其本也是故謂之益本

斯固矣幹斯茂矣源斯深矣流斯長矣下之益上則

利有竭焉上之益下則因其利而利之何竭之有焉

是故不以動也

上躡涉大川而無患雷風與也

下雷風

興萬物而無疆明益之道何往而不利哉

夫一陰處高而羣陽代之以大制小以正黜邪之時

也時皆剛正柔佞豈得而據乎夫君子道微之時法

令常密而或失之者何也內有小人也小人道微之

時法令常顯而無忌者何也內皆君子也此卦一柔

而乘五剛危可知矣五陽而決一陰易可知矣故揚

干王庭而不忌賞罰明行之際歟舜舉八元而去四

凶此其時矣

萃澤處於地

兌為澤坤為地

其流集矣上說下順其義親矣

物情和聚之時也上以說臨下下以順奉上上下下莫

不聚乎天地亨而萬物以類聚大人亨而天下以義

聚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彖言剛中而

應者取其上下相應以成萃聚之義而已若夫萃天

下者豈私其應哉必也以虛受人然後能萃其天下

川竭必山崩此之象也無他下涸而上枯也百足君孰與足其斯之謂歟

益剛來而助柔損有餘而補不足上卦陽多故曰有餘下卦陽少故曰不足

不自上惠下之時也天道下濟品物咸亨聖人下濟

萬國咸寧益之為道大矣哉然則益上曰損損上曰

益者何也夫益上則損下損下則傷其本也是故謂

之損損上則益下益下則固其本也是故謂之益本

斯固矣幹斯茂矣源斯深矣流斯長矣下之益上則

利有竭焉上之益下則因其利而利之何竭之有焉

是故木以動也上 蠱涉大川而無患雷風與也上風下雷

興萬物而無疆明益之道何往而不利哉

夫一陰處高而羣陽代之以大制小以正黜邪之時

也時皆剛正柔佞豈得而據乎夫君子道微之時法

令常密而或失之者何也內有小人也小人道微之

時法令常顯而無忌者何也內皆君子也此卦一柔

而乘五剛危可知矣五陽而決一陰易可知矣故揚

干王庭而不忌賞罰明行之際歟舜舉八元而去四

凶此其時矣

萃澤處於地兌為澤坤為地其流集矣上說下順其義親矣

物情和聚之時也上以說臨下下以順奉上上下下莫

不聚乎天地亨而萬物以類聚大人亨而天下以義

聚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彖言剛中而

應者取其上下相應以成萃聚之義而已若夫萃天

下者豈私其應哉必也以虛受人然後能萃其天下

下者豈私其應哉必也以虛受人然後能萃其天下

下者豈私其應哉必也以虛受人然後能萃其天下

故九五以大人之位而匪孚者以其應之於一不能盡天下之誠惜哉無私則至矣

升地中生木其道上行君子位以德升之時也夫高以下爲基木始生於地中其舉遠矣聖人日躋其德而至于大寶賢者日崇其業而至于公圭以順而升物不距矣故爻無凶咎初則大吉二則有喜三則無疑四則用亨五則貞吉惟上六極而猶升則爲冥昧若能知其消息猶可爲利故曰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困水在澤下澤方竭焉其道不加於物君子困窮之時也夫水者浸於外而後施於物今伏於其內何施之有是則川澤竭而伏其流君子困而隱其道困於險而不改其說坎險也兌說也其惟君子乎能固窮而樂道

哉苟不安其困欲尚口而去之窮斯甚矣知此時者卷而懷之極然後反其困必亨故曰困身夫子之於陳蔡也豈其憂乎

井木爲泉之底井道治而其施外彰君子居德遷惠之時也夫井居其地而不可改其泉之出也無所不利君子居於德而不可移其惠之遷也無所不仁唯井也施之而不窮存之而不溢惟德也常施於人而不見其虧獨善於身而不見其餘故曰井德之地不其然乎

革水火相薄變在其中聖人行權革易之時也夫澤有水則得其宜今澤有火是反其常矣天下無道聖人革之以反常之權然而反常之權天下何由而從

之以其內文明而外說也內卦兌以此之文明易

彼之昏亂以天下之說易四海之怨以至仁易不仁

以有道易無道此所以反常而天下聽矣其湯武之

作耶苟道德不去雖湯武日生當為天下之助何反

常之有焉

鼎以木順火鼎始用焉聖人闢基立器之時也夫天

下無道聖人革之天下既革而制作興制作興而立

成器立成器而鼎莫先焉故取鼎為義表時之新也

湯武正位然後改正朔變服章更器用以新天下之

務其此之時歟故曰革去故而鼎取新聖人之新為

天下也夫何盛焉莫盛乎享上帝而養聖賢也享上

文正集卷五

七

周

震雷相從而興威動萬物內外皆震君子心身戒懼

之時也萬物震其道通焉君子震其德崇焉君子之

懼於心也思慮必慎其始則百志弗違于道懼於身

也進退不履於違則百行弗罹于禍故初九震來而

致福慎於始也六二震來而喪貝履於危也六二乘剛夫

震者長子之道也長子有威驚遠而懼邇然後能主

宗廟之器而祭祀不輟也夫

艮山相當而各止其所內外不相與六爻皆無應上下靜

止之時也天地動而萬物生日月動而晝夜成聖賢

動而天下亨今其止者君子理不可動之時也故此

卦無元亨貞之德者以其道不行焉然止之為道必

困時而存之若夫時不可進斯止矣高不可亢斯止

矣位不可侵斯止矣欲不可縱斯止矣止得其時何咎之有故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非君子其孰能與於此乎

漸山止生木日益其高君子漸進之時也夫內止而不躁外巽而不爭以斯而進不亦漸乎長女得位乎其外故曰女歸吉然則女生而知其嫁也必漸而及時然後有歸焉君子學而知其仕也必漸而成德然後有位焉故升高必自下陟遐必自邇乾陽漸進而至于在天坤陰漸進而至于堅冰天地不能踰而況於人乎苟內不止而躁外不巽而爭則失漸之道犯時之忌豈正邦之有焉

豐文明以動無往不亨王道開大之時也夫雷電之

文正集卷五

八

至隱者彰而否者亨聖賢之造困者通而幽者顯於是制乎禮以序天下之倫作乎樂以興天下之和物昌而無不大也是以謂之豐然則日之動也下離也豐于正中焉文明之動也上震也豐于皇極焉過乎正中曰斯昊矣過乎皇極文明虧矣故曰宜日中進於大而戒於盈也不忒哉

旅火麗山而不久其處君子羈旅之時也君子羈旅之時處無其位何能與物大通然則內止而不動于心外明而弗迷其往以斯適旅故得小亨而貞吉夫旅人之志卑則自辱高則見嫉能執其中可謂智矣是故初瑣瑣而四不怏者以其處二體之下卑以自辱者也三焚次而上焚巢者以其據二體之上高而

矣位不可侵斯止矣欲不可縱斯止矣止得其時何咎之有故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非君子其孰能與於此乎

山止生木 止常作上

山止生木日益其高君子漸進之時也夫內止而躁外巽而不爭以斯而進不亦漸乎長女得位乎其外故曰女歸吉然則女生而知其嫁也必漸而及時然後有歸焉君子學而知其仕也必漸而成德然後有位焉故升高必自下陟遐必自邇乾陽漸進而至于在天坤陰漸進而至于堅冰天地不能踰而況於人乎苟內不止而躁外不巽而爭則失漸之道犯時之忌豈正邦之有焉

三正集卷三

八

至隱者彰而否者亨聖賢之造困者通而幽者顯於是制乎禮以序天下之倫作乎樂以興天下之和物昌而無不大也是以謂之豐然則日之動也下離也豐于正中焉文明之動也上震也豐于皇極焉過乎正中曰斯具矣過乎皇極文明虧矣故曰宜日中進於大而戒於盈也不哉

旅火麗山而不久其處君子羈旅之時也君子羈旅之時處無其位何能與物大通然則內止而不動于心外明而弗迷其往以斯適旅故得小亨而貞吉夫旅人之志卑則自辱高則見嫉能執其中可謂智矣是故初瑣瑣而四不悞者以其處二體之下卑以自辱者也三焚次而上焚巢者以其據二體之上高而

見嫉者也。二懷資而五譽命者柔而不失其中者也。君子旅之時也。道其然乎。

巽風從至而物莫之違。上下皆順。命令宣行之時也。夫上下弗順。雖今不從。今上下皆順。故可申命而行事也。若夫巽之為德。其失也。僞非君子體之。則入乎柔邪之道矣。觀其名。雖近於謙焉。然則謙之為體。內剛而外柔。謙卦坤外艮內坤柔而艮剛也降於禮而不降於德者也。是以亨。君子有終。巽之為體。內外皆柔。可以行權。未可以終義。惟五以中正而志行。乃得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是故謙之六爻皆無凶咎。巽之六爻則美惡半矣。

兌澤重潤而上下皆說。君子推恩敷惠之時也。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今復重之。民說而無疆者也。勸天下者莫大乎推恩而敷惠。則順乎天。應乎人。而王道亨。不然者。反此。若夫威以先民。民重其勞。威以犯難。民重其死。故周文為臺。而人謂神靈者。忘其勞也。楚子下令。而人如挾纊者。忘其死也。然則說之為德。其失也。佞。上下皆說之時。必內存其剛正。然後免佞之情。故曰說以利貞。

帝王好尚論

老子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富。我無事而民自樸。此則述古之風。以警多事之時也。三代以還。異於太古。王天下者。身先教化。使民聳善。故禮曰。人君謹其所好惡。君好之則民從。

之孔子曰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恭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由此言之聖帝明王豈得無好在其正而已堯設敢諫鼓建進善旌舜好問而成至化禹拜昌言而立大功湯五聘伊尹文王躬迎呂望周公握髮吐哺以待白屋之士鄭武公好賢而詩雅歌之燕昭王築臺募士而智者歸之斯聖賢好尚如是之急也桀紂好利欲不好諫諍而天下亡秦好兵刑不好仁義而天下歸漢隋煬帝好逸豫不好恭儉而天下歸唐使桀紂好諫諍秦好仁義隋煬帝好恭儉豈有喪亂之禍哉

選任賢能論

王者得賢傑而天下治失賢傑而天下亂張良陳平

之徒秦失之亡漢得之興房杜魏褚之徒隋失之亡

唐得之興故曰得士者昌失士者亡書曰先王昧爽

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迪後人其勤求人材如

是之急也然則求之之道不可一端臯陶贊禹曰亦

行有九德言人性行有九德乃言曰載采采載行采

柔而立和柔而愿而恭恭愿而亂而謹亂治也擾

而毅果擾順也直而溫氣正直而簡而廉性簡大而

剛而塞剛斷而彊而義無所屈撓彰厥有常吉哉彰

德行謂顏淵閔子騫也顏淵聞二曰政事冉有季路

也三曰言語宰我子貢也子貢使於諸國四曰文學

吉善也明九德之常以孔子之門人以四科一曰

擇人而官之則政之善也

五上集卷五

十

子游子夏也之經緯也游夏能述之者也此所謂求人

之道非一端也又書之說命篇曰旁求俊乂列于庶

位是朝廷庶位惟俊乂是求唐太宗曰天下英雄落

吾彀中語曰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智則可與治

國家安天下愚則可與避怨惡而全一身故聖人以

俊乂為得不以柔訥為行如以柔訥為行而寵之則

四海英雄無望於時矣使英雄失望於時則秦失張

陳隋失房杜豈不悞天下之計哉

近名論

老子曰名與身孰親言人知愛名不如愛其身之親也莊子曰為善

無近名言為善近名之人將嫉此皆道家之訓使人薄

於名而保其具斯人之徒非爵祿可加賞罰可動豈

為國家之用哉我先王以名為教使天下自勸湯解

網文王葬枯骨天下諸侯聞而歸之是三代人君已

因名而重也太公直鈞以數文王夷齊餓死于西山

仲尼聘七十國以求行道是聖賢之流無不涉乎名

也孔子作春秋即名教之書也善者褒之不善者貶

之使後世君臣愛令名而勸畏惡名而慎矣夫子曰

疾沒世而名不稱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然則為

善近名豈無偽邪臣請辯之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性本

仁義三王身之也躬行五霸假之也假仁義後之諸侯

逆天暴物殺人盜國不復愛其名者也人臣亦然有

性本忠孝者上也行忠孝者次也假忠孝而求名者

又次也至若簡賢附勢反道敗德弑父叛君惟欲是

從不復愛其名者下也人不愛名則雖有刑法干戈不可止其惡也武王克商式商容之間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是聖人敦獎名教以激勸天下如取道家之言不使近名則豈復有忠臣烈士為國家之用哉

推委臣下論

天生此人得王乃定萬機百度不可獨當內立公卿大夫士外設公侯伯子男先擇材以處之次推公以委之然則委以人臣之職不委以人君之權臣請辨之夫執持典禮修舉政教均和法令調理風俗內養萬民外撫四夷師表百僚經緯百事此宰輔之職也練兵戎謹城壁脩方略威夷狄此將師之職也肅朝廷之儀觸措紳之邪此御史府之職也活繁劇制豪猾此京尹之職也至於金穀刑法各有攸司之職矣撫民人宣風化均徭役平賦斂此刺史縣令之職也是皆人臣之職不可不委之也若乃區別邪正進退左右操榮辱之柄制英雄之命此人生之權也不可盡委於下矣何以明之論語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

文正集卷五

十二

注云制之由君也晉委三卿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延陵季子

曰晉國之政歸此三家矣後果分晉為三國漢高祖招納羣英有將將之權而取天下至于子孫不知祖宗之謀而獨委霍光又獨委王鳳至于王莽皆有大禍西漢遂傾焉後漢光武親用二十八將而取天下後之子孫不知祖宗之謀而獨委后族至于宦官故

奸雄競起以去惡爲名東漢遂傾焉魏委司馬晉委
劉裕其禍亦然唐太宗駕馭英雄取天下致太平至
高宗朝李義府以立后之功獨見委用陷害忠良天
下憤怨明皇初用姚崇宋璟爲相而天下大治推心
委之遂成故事及李林甫代其任仍復委之林甫奸
邪能中傷善人朝廷無敢言得失者於是明皇不聞
諫諍自謂宰相得人泰然無爲矣言路已絕故至祿
山犯關嚮闕而明皇不知一旦喪亂天下瓦解唐德
遂衰初以推委而天下治終以推委而天下亂何弊
之然哉當推委之際擢十人上從其九是九分之恩
出於下矣如此則數年之間左右前後皆權臣之黨
也若黜辱十人上從其九是九分之威出於下矣如
此則數年之間中外遠近無敢忤權臣者故下之情
不達而上之勢孤矣此明皇之失爲後代之鑒王者
將收其權必先采人采人爲難豈無其要孔子之辨
門人標以四科一曰德行二曰政事三曰言語四曰文
學以四科辨之思過半矣然則朝廷清要之位覬覦
者衆必審賢以與之賢傑之才讒嫉者衆必先時以
辨之是故先王孜孜求賢以備選用且千官百辟豈
能獨選必委之於輔弼矣惟清要之職雄劇之任不
可輕授於人僉諧之外更加親選聖帝明王常精意
於求賢不勞慮於臨事精意求賢則日聰明而自廣
勞心臨事則日叢脞而自困宜乎屏煩細而廣詢訪
其深於正道有憂天下之心可備輔相者記之其精

於經術通聖人之旨可備顧問者記之其敢言正色
有端士之操可備諫諍者記之其能言方略有烈士
之風可備將帥者記之如斯之人精而求之熟而觀
之然後實清要之職授雄劇之任使人人竭力爭爲
腹心於是乎得以操榮辱之柄制英雄之命庶務委
于下而柄歸于上始可以言無爲矣猶復置御史大
夫中丞使搢紳無敢慢者置諍臣七人使言路無敢
蔽者置門下封駁司使制勅無得悞者此又推委無
爲之中而不廢其防不失其權者矣若留意逸豫不
孜孜於求賢親選之時無賢可用則進退賞罰復歸
於下雖有爵祿不足爲上之恩雖有誅罰不足爲上
之威矣

文正集卷五
十四
上攻守二策狀

臣某言竊觀西事以來每議攻守未見適中或曰必
行進討以期平定臣謂諸路進討則兵分將寡氣不
完盛絕漠風沙迷失南北饋運輜重動有鈔掠賊之
巢穴復阻河外非有奇將不能遠襲至若寇常併兵
求擾一路每有朝旨令入界牽制其如將帥方略非
有素定茫然輕進不知所圖但求虛弱之處以剽竊
爲功既不能大振兵威故不能少分賊勢此進討牽
制之無効也或曰宜用守策來則禦之去則勿逐臣
觀今之守邊多非土兵不樂久戍又無營田必煩遠
饋久戍則軍情以殆遠饋則民力將竭歲月繇遠恐
生他患此守禦之未利也臣荷國重寄曾無寸勞夙

夜營營翼有所補而才識迂昧終無發明今采於邊人而成末議固不敢望其必行在朝廷以衆論參之擇其可否如無所取乞賜寢罷今具下項攻守之議依聖旨指揮交付梁適齋廻赴闕者

議攻

臣謂進討未利則又何攻臣切見延安之西慶州之東有賊界百餘里侵入漢地中有金湯白豹後橋三寨阻延慶二州徑過道路使兵勢不接策應迂遠自來雖曾攻取無招降之恩據守之謀漢兵繞廻邊患如舊臣謂西賊更有大舉朝廷必令牽制則可攻之地其在於此可用步兵三萬騎兵五千一萬延路步兵馬步一萬八千軍外番兵更可得七八千人軍行

文正集卷五

十五

月

入界當先布號令生降者賞殺降者斬得精強者賞害老幼婦女者斬拒者併兵以戮之服者厚利以安之遁者勿追疑有質也居者勿遷俾安土也乃大為城寨以據其地如舊城已險因而增脩非守地則別擇要害之處以錢召帶甲之兵熟戶強壯兼其土役昨奉朝旨令脩緣邊城寨臣以民方糴事將係官閑雜錢并勸令近上人戶以雇夫錢散與助功兵士充食錢其帶甲兵俟城寨堅完當留土士翕然情願諸寨並已畢功兵以守之方諸舊寨必倍其數使范全趙明以按撫之范全今為東頭供奉官柔遠寨蕃部巡檢趙必嚴其戒明今為東頭供奉官柔遠寨蕃部巡檢曰賊大至則明斥候召援兵金湯東去德靖寨四十里西去柔遠八十里白豹西去柔遠谷寨八十里小至則扼險設伏以待之居常高估入中及置營田以助之如此則可分彼賊勢振此兵威通得延慶兩

路軍馬易於應援所用主兵官負使勇決身先者居

其前王信 狄青 劉拯 劉全可用策應者居其次王任 守臣

張忠 郭達 張宗武 譚嘉 王文使臣中可當一隊者參於前後張選

張懷 賈有心力幹事者營立城寨周美 張環 劉兼 李緯 張繼 勳

張揚臣觀後漢段紀明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錢

五十四億三冬二夏大破諸羗又觀唐馬燧造戰車

行則載甲兵止則為營陣或塞險以遏奔衝臣以此

路山坡大車難進當用小車二千兩銀絹錢二十萬

以賞有功將吏及歸降蕃部并就采芻粟亦稍足用

其環州之西鎮戎之東復有胡蘆泉一帶蕃部與明

珠滅臧相接阻環州鎮戎徑過道路明珠滅臧之居

北接賊疆多懷觀望又延州南安去故綏州四十里

在銀夏川口今延州兵馬東渡黃河北入嵐石却西

渡黃河倒來麟州策應蓋以故綏州一帶賊界阻斷

徑過道路本已上三處內麟府一路臣不曾到彼乞下

如取下一處城寨平定則更圖一處為據守之策比

之朝去暮還此稍為便臣謹議

議守

臣觀西戎居絕漠之外長河之北倚遠而險未易可

取建官置兵不用祿食每舉眾犯邊一毫之物皆出

其下風集雲散未嘗聚養中國則不然遠戍之兵又

而不代負星霜之苦懷鄉國之望又日給廩食月給

庫緡春冬之衣銀鞋饋輸滿道千里不絕國用民力

日以屈乏軍情愁怨須務姑息此中原積兵之憂異

於夷狄也臣謂戎虜縱降塞垣須守當務經遠古豈
無謀臣觀漢趙充國與屯田大獲地利遂破先零魏
武於征伐之中分帶甲之士隨宜墾闢故下不甚勞
大功克舉數年之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唐置屯田
天寶八年河西收二十六萬石隴西收四十四萬石
孫武曰分建諸侯以其利而利之使食其土之毛實
役其人氓之力故賦稅無轉徙之勞徭役無怨曠之
嘆臣昨在延州見知青澗城种世衡言欲於本處漸
興田利今聞僅獲萬石臣觀今之邊寨皆可使弓手
土兵以守之因置營田據畝定課兵獲餘羨中糶于
官人樂其勤公收其利則轉輸之患久可息矣且使
其兵徙家塞下重田利習地勢父母妻子而堅其守

比之東兵不樂田利不習地勢復無懷戀者功相遠

矣

少田處許畚部進納荒田以遷資酬獎或量給價直

儻朝廷許行此道則委

臣舉擇官負約古之義酌今之宜行於邊陲庶幾守
愈久而備愈充雖戎狄時為邊患不能困我中國此
臣所以言假土兵弓手之力以置屯田為守之利也
然臣觀前漢高帝之盛臣有蕭張決勝千里下有百
戰之師以四十萬之衆困于平城乃約匈奴和親至
高后文景代代如之不絕其好匈奴屢變往往犯塞
殺戮吏民不勝其酷至於書問傲慢下視中國而人
主以生民之故屈已含容不為之動孝文即位將軍
陳武請議征討以一封疆孝文曰兵凶器也難克所
願動亦耗病謂百姓遠方何今匈奴內侵軍吏無功

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動心痛傷何日忘之未能消
距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陲爲功多矣且
無議兵故百姓無內外之徭得息肩於田畝天下富
實鷄鳴犬吠煙火萬里可謂和樂者乎司馬遷以文
帝能和樂天下協於大樂故著于律書爲後代法臣
謂國家用攻則宜取其近而兵勢不危用守則必圖
其久而民力不匱然後取文帝和樂之德無孝武哀
痛之悔則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臣謹議

荅竊議

漢高以黃金四萬付陳平而不問其出入時陳平未
有功也唐高祖將斬李靖而怒之時李靖未有功也
是前代帝王先布之以恩後責之以効也我太祖嘗

謂近臣曰安邊御衆須是得人心優恤其家厚其爵
祿多與公用錢及屬州課利使之廻圖特免稅筭聽
其召募驍勇以爲爪牙苟財用豐盈必能集事朕雖
減後宮之數極於儉約以備邊費亦無辭也命將帥
李漢超等十三人分守西北諸州家族在京者撫之
甚厚凡軍中事悉許便宜每來入朝必召對命坐賜
與優厚撫而遣之由是邊臣率富於財得以養士用
間洞見蕃夷情狀每戎狄入寇必能先知預爲之備
設伏掩擊多致克捷二十年間無西北之憂故兵力
雄盛武功蓋世由此而致也今滕宗諒爲一路經略
安撫使兼兵馬都部署以公用錢廻圖管設使命將
校并蕃部酋豪或贈遺官負游士而梁堅彈奏滕使

過錢十六萬貫有數不明及置獄研窮纔用三千餘貫復有所歸無分毫入已是未見貪吏之狀也宜撫田舍人朝之端人也至慶州目擊軍民蕃部等借留滕侯遮壅于道足下何得謂之豺狼主上仁聖不深罪宗諒張亢二人仍降詔誕告邊臣依祖宗故事使迴圖公用一如平日中憲不知內朝有此詔命聞羣口橫議遂伏閣請加責二人以正憲律既下法寺則宗諒合贖銅而不當去官是前斷已坐亢罪將公用錢并酒散與軍人當更追一官又朝廷既已降詔貸之亦難反汗足下責我保庇此人固不敢避自古文法常害邊功今天子仁聖有西北之憂孜孜求人以捍大患帥臣用度小過不害邊事居輔弼者固當竭力辨明恐悞朝廷機事為天下之憂豈暇私於二人哉昔匈奴辱漢使者蓋不一也唐賢使于賊庭不辱命者如韓愈李回皆成大名近邵良佐使于元昊迴日改官賜服色報其勞也良佐懼不可再去滿朝搢紳無一士請行朝廷召張子奭驛而至又選王正倫副之皆敢行不懼既不懼矣觀其辨論學術可為之使乃遣將命暨還得元昊書疏頗順於前願去號稱臣又能減數節事體且沙漠窮絕入不測之地既能忘生又不辱命朝廷擢進兩資不可待以常調也戎狄素貪利未厭心兵擾絕塞此戎狄之常態非子奭之過也今之士大夫高談時政皆謂不能拔人限以資級使才者多滯而朝廷乏賢及見殊命越一等則

囂然聚議以爲過優何薄之甚耶

楊文公寫真讚

楊公以武夷之靈降于我宋在太宗朝以神童被召
三命至著作佐郎直集賢院在真宗朝荐當清近終
翰林學士工部侍郎公以斯文爲己任繇是東封西
祀之儀修史修書之局皆歸大手爲皇家之盛典當
時臺閣英游蓋多出於師門矣而命世之才其位不
充故天下知公之文而未知其道也昔王文正公居
宰府僅二十年未嘗見愛惡之心天下謂之大雅冠
萊公當國真宗有澶淵之幸而能左右天子如山不
動却戎狄保宗社天下謂之大忠樞密扶風馬公慷
慨立朝有犯無隱天下謂之至直此三君子者一代
之偉人也公與三君子深相交許情如金石則公之
道其正可知矣然端言方行回邪忌之故嘗避權臣
之禍歸陽翟山再起會真宗不豫中外爲憂萊公將
奮大計正前星於北辰引太陽於少海公預宏議就
高文間弗克行既終而今上知之乃下詔追悼贈禮
部尚書謚曰文今觀公之真而爲讚云

嗚呼楊公兩朝清風盛乎斯文直哉厥躬端者我遊
邪者我仇霖雨不作日月其流仰止遺真雍雍哲人
吾不知乎爲之仙爲之神

范文正公集卷第五

范文正公集卷第六

皇儲資聖頌并序

臣聞聖人之作易也以言乎離則大人有繼明之體以言乎震則元子有主器之威何則體以繼明而萬邦以照威以主器而七廟大寧其況登監撫之期資聖神之政者哉國家興皇統紹僊源寶葉茂昌靈根善固皇祖之功也神武不殺天開八際皇宗之德也文明以健景臨萬有聖上妙體乾元光御人極應上真之道撫大寶之運華親肅睦美俗昭明尚周文之文而百官懋德下漢武之武而四夷懷恩於是覽神洛以朝先因心之至也啓帝符以升中動天之著也如報厚德於汾壤款大道於亳宮表開聖之都揭降

文正集卷六

張九

清之館鴻名盛則皇哉休哉曠代不舉者吾皇富有焉然猶清淨戒豫恭默思高觀妙自然播芳無外璿樞麗正物有戴天之安金鑑凝明人咸抱日之景若夫道德之奧仁義之醇禮樂之和刑政之清無得名矣又盡善矣功成功矣事無事矣聖子神孫其法象之矣居一日羨三公登東塗皇帝若曰眷惟元子萬邦重器道心之微必究王業之難必知性習惟其初左右惟其賢爾周爾召往師傅焉講善體政欲有觀焉三公相與而進曰惟皇之嗣惟天之授生而神靈幼而岐嶷而復累藩邸踐儲副奉見清廟載禧圓丘固當輔聖克家佐天理物也矣皇太子乃夕惕欽命未明而興儼觀東朝齊立西面與夫股肱優老羽翼



令人講帝皇之風參天人之理遐燭安危之轍眇窮得失之源曷嘗不力仁而民懷作德而祥降於晁消息乎九範經營乎五典與治與亂警策而弗迷惟時惟幾佩服而深諭此道心之微也蓋究祥於妙慮其於中外之務光大之政則賢必尚爵功必厚祿謀一令思以敷天下之祐議一賞思以起天下之善舉一刑則必悵然有不忍之心暴何端而興矣接一士則必慷然有好直之心佞何階而進矣天下欲以富利而弗奪也欲以壽養而弗傷也欲以固信而弗欺也欲以安靜而弗擾也期于無盜責之於衣食期于無刑求之於禮義禮義既充熟而成風然後天下熙熙而遂樂也無窮然則上世聖賢未嘗不勉而後至慎而後寧故書曰勗哉庶其至矣詩云戒之慎之保其寧矣此王業之難也豈徒知之固以輔而去之矣若性習左右可得而言聰哲自天誠明見志其始也后稷玩於播殖仲尼戲於俎豆爰發五勝之辨寔宣三正之方今乃琴誦成文典書在御入則有保出則有師太傅居前少傅居後而能幹蠱天家代工王室美四方之事資萬機之聖職者曰正斯嗣也明斯德也由斯道也天意人事章章乎豈符讖而後著也惟聖源深長天道輔相歟非天私我有宋惟天祐于一德昔陶唐氏之與舜也歷試諸難三十載而堯德益明天下益洽今斯時也然奚若吾君之嗣之美矣君子有言曰巍巍乎皇之有成功也哉郁郁乎嗣之有成

德也哉樂聖者係之頌云

粵自黃靈爰及炎宋巍巍天造絲絲帝統神武之祖
文明之宗元基不拔盛業來重我后御極吾民敏德
盛節交舉庶彙咸殖萬邦作孚百神受職允也時雍
何哉帝力王假有家迺建承華三善靡忒二對何嘉
日光月輪山輝海潤相見乎離蓋取諸震帝均其勤
撫國監軍天受英晤日彰溫文乃左乃右惟仁惟舊
稼穡斯憂艱難思究授人惟才進人惟德刑也以薄
思也以直屈者其伸勞者其逸言思逆耳道務前膝
玉振金相英聲茂實縣若壽域熙如春臺守之而已
仁遠乎哉天業昌兮天家光兮聖有嗣兮明無疆兮
皇心之寧兮黔首之康兮祖宗之靈兮子孫之長兮
金石在廟兮頌聲洋洋兮

泰州張侯祠堂頌

生祠民報德也制置公本洪潁之奇以文武事朝廷
為勲臣於四方而嘗戰守秦塞制勝非一招降屬寇
全活甚衆撫南夷以久遠俗使北疆以尋大信光華
之命所嚮凝績天禧中國家以鹽鐵饋運之計重於
東南命公領之于蘇八年公夙夜不懈闕政咸舉初
淮浙之間鹽民告困海利云剥公請振崇泰楚三郡
亭人歲增課數十萬石三郡鹽課虧者十年公訪其
利害請加買直蠲積負行數
嘗蘇秀間太湖漲溢害于甫田公請導入于海復租
六十萬石白沙郡大江之北有灣數里風濤為險舟

事以蘇之

興杭秀海三郡

鹽場歲入課四十萬石又

楸不利公於是開長蘆西河以濟之又高郵之北漕
河屢決阻我糧道破我農畝公於是作堤二百里旁
置石限平其增損以均灌漕焉惟茲海陵古有潮堰
舊功弗葺驚波荐至鹽其稼穡偃其桑梓此邦之人
極乎其否公堅請修復乃興厥功橫議置器然僅使中
廢公又與轉運使胡公再列其狀朝廷可之仍許兼
領是郡以觀厥成起基於天聖三載之秋畢工於六
載之春既而捍其大災蠲其積負朞月之內民有復
諸業射諸田者共一千六百戶將歸其租者又三千
餘戶

海陵民因朝之患而倚閣其租者三千餘戶天聖四年勅依制置司奏疾堰成日定奪今漸復

焉撫之育之以簡以愛優優其政洽于民心於是請
肖公之儀以奉于祠期子孫之不忘乎秉筆者故作

頌焉

三十七卷卷六

四

我公雄傑經制楚越鑿洞毛髮誠揭日月建利除孽
代天工發海陵嗷嗷古防弗牢萬頃良膏歲凶於濤
民焉呼號不粒而逃公聞惜怛迺按迺察草奏屢達
狂議四遏心過金鐵對天不奪宸聽既聰宰謀既同
展矣胡公協力諧忠兵民交充興防之功盤盤偃偃
百里而遠雲矗不散山亘不斷如天作限奠萬家產
朝以公賢兼于蕃宣傷者我全疾者我痊逋亡幾千
咸復于田公義不爽欲報彌廣建牙列壤將有攸往
衆圖其象以永瞻仰列星之精列嶽之靈儀焉亭亭
神焉熒熒居千百齡此邦鎮寧既寧既聚濤莫我苦
比比牖戶鱗鱗場圃而翁而豎于歌于舞天子穆清

諸侯經營民方樂成穀方登盈作爲頌聲告于神明
南京府學生朱從道名述

天聖紀號之六載樞密留守侍郎齊郡公以東朝舊
德右弼上賢將啓秉鈞之猷尚圖分政之任善下成
乎江海養浩充乎天地誠明之際無隱不及居一日
曰祖宗之都儀形萬邦道德之所興禮樂之所出風
化不作四方何仰哉乃首訪膠庠躬省弦誦敦六籍
以恢本發四科以彰善於是人樂名教復鄒魯之盛
士爲聲詩登周召之美旣而立園初秀闕闕令嗣拳
拳允集濟濟如歸沛國朱生世嚴冠冕幼苦霜露憫
先構之將墜忽中陵之見育公特命就學果知向方
豹以革而有文鴻亦漸而無咎公又嘉其遷善以從

道而名焉仍命字之云在復之六四曰中行獨復以
從道也言能體中而行特從於道以斯而復君子之
象請字曰復之庶左右於名矣然則道者何率性之
謂也從者何由道之請也臣則由乎忠子則由乎孝
行已由乎禮制事由乎義保民由乎信待物由乎仁
此道之端也子將從之乎然後可以言國可以言家
可以言民可以言物豈不大哉若乃誠而明之中而
和之揖讓乎聖賢蟠極乎天地此道之致也必大成
於心而後可言焉朱生其拜公之命勉之哉抑文與
學者道之器也以君子乘之則積而不敗不以君子
乘之則滿而致覆朱生其拜公之命慎之哉嘻子未
預於教也弗學而志窮如玉之未攻如泉之在蒙昧

焉而弗見其寶汨焉而莫朝于宗子既預於教也克
學而神晤如金之在鑄如驥之方御躍焉可成乎美
器騰焉可致乎夷路者也某觀士人中有青衿詩書
素髮畎畝名不登搢紳之議目弗接軒冕之姿彼何
不遇之甚哉朱生進德有漸屬文未幾始登庠序之
列迺被巖廊之知此何遇之甚哉繫爾門之濟美歟
抑我公之善教歟論者曰公之旨也豈徒正爾之名
蓋將成爾之德激清學校騰休都邑俾夫多士登善
庶邦成流格美俗於詩書被頌聲於金石致我宋之
文炳焉復三代之英抑公之盛德乎朱生振迹於盛
德之下發名於善教之始何必申繻之劇論豈異夫
予之榮褒者哉當夙夜懷之不墜我公之令訓也其
庶幾乎

太清宮九詠序

譙有老子廟唐為太清宮地靈物竒觀者駭異歷代
嚴護景旣所存若靈溪渦河九龍井左細丹生昇天
檜皆附于圖籍發乎詠歌而風人之才難其破的余
友曼卿將命斯來實董宮事嗜有道之外樂乎聲詩覽
靈仙之區異其八物益以宮題而成九詠觀其立意
皆鑿幽索秘破堅發竒高凌虹蜺清出金石有以見
詩力之雄哉文以氣為主此其辨乎矧夫人託文而
志深物乘文而名遠如揚子雲之綿竹王文孝之靈
光孫興公之天台皆揮藻一時騰照千載者矣噫彼
物也庇聖賢之居而能長久後果動君子之風雅以

發乎名矧人也庇聖賢之道則能高明果亦動天下之頌聲以揚其烈覽之者得無起歎高平范仲淹序

朝賢送定惠大師詩序

某典姑蘇郡一日有吳僧定惠大師宗秀者發龍山渡松江駐錫于門出致政侍郎安定公本道計使太原公二書偕曰師往無他有朝中送行詩請爲序引以示方來爾某旣不得謝乃叩其端師自言生不血茹七歲持佛事隱于靈巖多歷年所晚歲游名公之門然亦未嘗及利天聖中大丞相東平公清河公憐其舊奏賜紫方袍號定惠乃告歸故山又以詩寵之旣而薦紳先生咸有贈章將勒堅珉期於不墜某感其說志其事且知上人之隱盛於吾儒之隱遠矣士

有氣吞芝蘭才奔風雲精貫乎天人神馳於古今燭治亂興亡之機席法度教化之倫道通巖廊跡墜林壑遺沒於麋鹿之羣者衆矣如近代之陸龜蒙陳陶今朝雍丘邢敦錢唐林逋或執節堅介或放詞雅遠皆四方之聞人奈何道未信於三公名不熟於天子及其收遺文旌隱志而始惜其難得斯天下義士爲之長太息矣豈如金僊之流而人懷慕謝絕堂構長揖軒冕來則談空實相號天人師去則指霞嶺嘯風林天子有賜三公有贈斯以見上人之隱盛於吾人之隱遠矣必也均是光輝以及考槃之際則聖朝無負於隱君子也矧將有取焉子夏曰主文而譎諫蓋風人之職也序詩者敢有二事時景祐二年五月八

日尚書員外郎充天章閣待制范某序

太子賓客謝公夢讀史詩序

公清淨而文出入朝廷三十年語默仁義進止於青雲之衢徐徐如也自尚書郎領侍御史知雜事日轉戰于寵辱之場者或勝而夸或殆而悲乃嘆曰吾病矣不敢進寸而退尺求為會稽郡及還又請知西臺因分務於洛下朝廷高其意累遷至東宮三品悉屏去外慮於筆硯歌詩素所耽嗜亦不復為曰方逸我以老也數年間惟日看舊史一編以代賓話爾無何先徹樂之前一日因寢覺記夢中所得詩一章召其孫景初錄焉他日士大夫求觀之仰其風旨識者謂人之將終神鮮不睽公於此時乃有正夢特歌周孔之仁義能以澤於吾民以公生平之心蹈於斯誠於斯故精義存存著於神明而不亂矣今而後知傳說騎箕尾而為星者至精之適亦何怪哉其詩曰
百年竒特幾張紙千古英雄一窖塵惟有炳然周孔教至今仁義浸生民

刻唐祖先生墓誌於賀監祠堂序

某自丹陽移領會稽首途之日過邵鍊逸人溪齋因話照湖事逸人曰客有自江夏寄唐人許鼎所撰祖先生墓誌頗言賀監之異出而示予辭精理遠徐常侍鉉為之別序既抵郡訪天長觀即賀公之舊居也歎其真堂卑陋以甚乃命工度材而新之又刻徐公所序之文以廣遊人之觀采焉時寶元元年知越州

范某序

述夢詩序

景祐戊寅歲某自鄱陽移領丹徒郡暇日遊甘露寺
謁唐相李衛公真堂其制隘陋乃遷于南樓刻公本
傳于其側又得集賢錢綺翁書云我從父漢東公嘗
求衛公之文于四方得集外詩賦雜著共成一編目
云一品拾遺衛公有一品集始臧集西南備邊錄其
獻替錄御臣要略伐叛志窮愁志

間有浙西述夢詩四十韻時元微之在浙東劉夢得
在歷陽並屬和焉愛其雄富藏之褚中二十年矣願
刻石以期不泯某觀三君子之詩嗟其才大名高俱
見咎於當世李遇武宗獨立不懼經制四方有相之
功雖茲黨營陷而義不朽矣元初以才進拜拾遺歷

文正集卷六

九

味

御史府無所畏避為執政所困者久之及天子召用
書詔雅遠甚有補益之風至於與晉公相失而茲人
乘之謂元欲刺裴劍則無狀然一戾正人其光墜地
惜哉劉與柳宗元呂温數人坐王叔文黨貶廢不用
覽數君子之述而禮意精密涉道非淺如叔文狂甚
義必不交叔文以藝進東宮人望素輕然傳稱知書
好論理道為太子所信順宗即位遂見用引禹錫等
決事禁中及議罷中人兵權悟俱文珍輩又絕章臯
私請欲斬劉闢其意非忠乎臯銜之會順宗病篤臯
揣太子意請監國而誅叔文憲宗納臯之謀而行內
禪故當朝左右謂之黨人者豈復見雪唐書蕪駁因
其成敗而書之無所裁正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

吾聞夫子褒貶不以一疵而廢人之業也因刻三君子之詩而傷焉至於柳呂文章皆非常之士亦不幸之甚也韓退之欲作唐之一經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豈有意於諸君子乎故書之

尹師魯河南集序

予觀堯典舜歌而下文章之作醇醜迭變代無窮乎惟抑末揚本去鄭復雅左右聖人之道者難之近則唐正元元和之間韓退之主盟于文而古道最盛懿僖以降寢及五代其體薄弱皇朝柳仲塗起而麾之髦俊率從焉仲塗門人能師經探道有文於天下者多矣洎揚大年以應用之才獨步當世學者刻辭鏤意有希髣髴未暇及古也其間甚者專事藻飾破碎

三十一卷六

大雅反謂古道不適用於廢而弗學者久之洛陽尹師魯少有高識不逐時輩從穆伯長游力爲古文而師魯深於春秋故其文謹嚴辭約而理精章奏疏議大見風采士林方聳慕焉遽得歐陽永叔從而大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變而其深有功於道歟師魯天聖二年登進士第後中拔萃科從事于西都時洛守王文正沂公暨王文康公並加禮遇遂引薦於朝真之文館尋以論事切直貶監郢州市征後起爲陝西經略判官屢更邊任遷起居舍人直龍圖閣知潞州以前守平涼日貸公食錢于將佐議者不以情復貶漢東節度副使歲餘監均州市征子方守南陽郡一旦師魯昇疾而來相見累日無一言及後事家人問

之不荅予即告之曰師魯之行將與韓公稚圭歐陽
永叔述之以貽後代君家雖貧共當捐俸以資之君
其端心靖神無或後憂師魯舉手曰公言盡矣我不
復云翌日往視之不獲見傳言曰已別矣遂隱机而
卒故人諸生聚而泣之且歎其精明如是剛決如是
死生不能亂其心可不謂正乎死而不失其正君子
何少哉師魯之才之行與其履歷則有永叔爲之墓
銘稚圭爲之墓表此不備載噫師魯有心於時而多
難不壽所爲文章亦未嘗編次惟先傳於人者索而
類之成十卷亦足見其志也故序之

唐異詩序

皇宋處士唐異字子正人之秀也之才之藝揭乎清
名西京故留臺李公建中時謂善畫爲士大夫之所
尚而子正之筆實左右焉江東林君復神於墨妙一
見而歎曰唐公之筆老而彌壯東宮故諭德崔公遵
度時謂善琴爲士大夫之所重而子正之音嘗唱和
焉高平范仲淹師其絃歌嘗貽之書曰崔公旣沒琴
不在茲乎處士二妙之外嗜於風雅探幽索竒不知
其老之將至一日以集相示俾爲序焉嘻詩之爲意
也範圍乎一氣出入乎萬物卷舒變化其體甚大故
夫喜焉如春悲焉如秋徘徊如雲崢嶸如山高乎如
日星遠乎如神仙森如武庫鏘如樂府羽翰乎教化
之聲獻酬乎仁義之醇上以德於君下以風於民不
然何以動天地而感鬼神哉而詩家者流竅情非一

失德之人其辭苦得意之人其辭逸樂天之人其辭
達觀閎之人其辭怒如孟東野之清苦薛許昌之英
逸白樂天之明達羅江東之憤怒此皆與時消息不
缺其正者也五代以還斯文大剝悲哀爲主風流不
歸皇朝龍興頌聲來復大雅君子當抗心於三代然
九州之廣庠序未振四始之奧講議蓋寡其或不知
而作影響前輩因人之尚忘己之實吟詠情性而不
顧其分風賦比興而不觀其時故有非窮途而悲非
亂世而怨華車有寒苦之述白社爲驕奢之語學步
不至效顰則多以至靡靡增華悖悖相濫仰不主乎
規諫俯不主乎勸誡抱鄭衛之奏責夔曠之賞游西
比之流望江海之宗者有矣觀乎處士之作也孑然
弗倫洗然無塵意必以淳語必以真樂則歌之憂則
懷之無虛美無苟怨隱居求志多優游之詠天下有
道無憤惋之作騷雅之際此無愧焉覽之者有以知
時道之艱國風之正也時天聖四年五月日序

四德說

易有說卦所以明其象而示其教也卦有四德曰元
亨利貞雖文言具載其端後之學者或未暢其義故
愚遠取諸天近取諸物復廣其說焉夫元者何也道
之純者也於乾爲資始於坤爲發生於人爲溫良爲
樂善爲好生於國爲行慶爲刑措於家爲父慈爲子
孝爲嘉穀爲四靈其迹異其道同統而言之則善之
長也夫亨者何也道之通者也於天爲三辰昭會於

地爲萬物繁殖於人爲得時茂勲於國爲聖賢相遇
爲朝覲會同爲制禮作樂爲上下交泰於家爲父子
爲夫婦爲九族和睦於物爲雲龍爲風虎爲魚水其
迹異其道同統而言之則嘉之會也夫利者何也道
之用者也於天爲膏雨於地爲百川於人爲兼濟於
國爲惠民爲日中市於家爲豐財爲富其鄰於物爲
騶虞爲得食雞其迹異其道同統而言之義之和也
夫貞者何也道之守者也於天爲行健於地爲厚載
於人爲正直爲忠毅於國爲典則爲權衡於家爲男
女正位爲長子主器於物爲金玉爲獬豸其迹異其
道同統而言之則道之幹也行此四者之謂道述此
四者之謂教四者之用天所不能違而况於人乎况

於萬物乎故君子不去也天微四德天道不行地微
四德坤儀不寧人微四德則無令名國家無四德則
風教不倫物無四德則祥瑞不生惟乾坤之德統其
四者焉餘卦則鮮克備矣惟聖人體乾而行後之希
聖者亦鮮克備矣堯舜率天下以仁乾元之君也湯
武應天順人開國除亂履其亨而闡其利者也夏禹
治水乾之成功幹其事者也體其元而兼其三者堯
舜也歟後之人孰能生知宜乎跂踵而勤行矣處必
親仁元之基也動能俟時亨之始也進思濟物利之
方也守誠不回貞之道也四者未能兼行則出乎彼
而入乎此出乎此而入乎彼周旋進退不離四者之
中如是則其殆庶幾乎

說春秋序

聖人之爲春秋也因東魯之文追西周之制褒貶大
舉賞罰盡在謹聖帝明王之法峻亂臣賊子之防其
間華衮貽榮蕭斧示辱一字之下百王不刊游夏旣
無補於前公穀蓋有失於後雖立明之傳頗多冰釋
而素王之言尚或天遠不講不議其無津涯今褒博
者流咸志於道以天命之正性脩王佐之異材不深
春秋吾去信也三傳房君有元凱之癖兼仲舒之學
丈席之際精義入神吾輩方扣聖門宜循師道碎屬
詞比事之教洞尊王黜霸之經由此登太山而知高
入宗廟而見美升堂觀奧必有人焉君子哉無廢

范文正公集卷第七

桐廬郡嚴先生祠堂記

先生漢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龍得聖人之時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節高之既而動星象歸江湖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禮下之在蠱之上九衆方有爲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光武以之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器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貪夫廉懦夫立是有大功於名教也某來守是邦始構堂而奠焉迺復其爲後者四家以奉祠事又從而歌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南京書院題名記

皇宋闢天下建太平功揭日月澤注河漢金革塵積絃誦風布乃有睢陽先生贈禮部侍郎戚公同文以賁于丘園教育爲樂門弟子由文行而進者自故兵部侍郎許公驤而下凡若干人先生之嗣故都官郎中維樞密直學士綸並純文浩學世濟其美清德素行貴而能貧祥符中鄉人曹氏請以金三百萬建學于先生之廬學士之子殿中丞舜賓時在私庭俾幹其裕故太原奉常博士瀆時舉賢良始掌其教故清河職方員外郎吉甫時以管記以領其綱學士畫一而上眞宗皇帝爲之嘉嘆面可其奏今端明殿學士

盛公侍郎度文其記前叅預政事陳公侍郎堯佐題其榜由是風乎四方士也如狂望兮梁園歸歟魯堂章甫如星縫掖如雲講議乎經詠思乎文經以明道若太陽之御六合焉文以通理若四時之妙萬物焉誠以日至義以日精聚學為海則九河我吞百谷我尊淬詞為鋒則浮雲我決良玉我切然則文學之器天成不一或醇醇而古或郁郁於時或峻于層雲或深于重淵至於通易之神明得詩之風化洞春秋褒貶之法達禮樂制作之情善言二帝三王之書博涉九流百家之說者蓋玄有人焉若夫廊廟其器有憂天下之心進可為卿大夫者天人其學能樂古人之道退可為鄉先生者亦不無矣觀夫二十年間相繼登科而魁甲英雄儀羽臺閣蓋翩翩焉未見其止宜觀名列以勸方來登斯綴者不負國家之樂育不孤師門之禮教不忘朋簪之善導孜孜仁義惟日不足庶幾乎刊金石而無媿也抑又使天下庠序規此而興濟濟羣髦咸底于道則皇家三五之風步武可到戚門之光亦無窮已他日門人中絕德至行高尚不仕如睢陽先生者當又附此焉

清白堂記

會稽府署據卧龍山之南足北上有蓬萊閣閣之西有涼堂堂之西有巖焉巖之下有地方數丈密蔓深叢莽然就荒一日命役徒而闢之中獲廢井即呼工出其泥滓觀其好惡曰嘉泉擇高年吏問廢之由不

知也乃扃而澄之三日而後汲視其泉清而白色味之甚甘淵然丈餘綆不可竭當大暑時飲之若餌白雪咀輕冰凜如也當嚴冬時若遇愛日得陽春溫如也其或兩作雲蒸醇醇而渾蓋山澤通氣應於名源矣又引嘉賓以建溪日注卧龍雲門之茗試之則甘液華滋說人襟靈觀夫大易之象初則井道未通泥而不食弗治也終則井道大成收而勿幕有功也其斯之謂乎又曰井德之地蓋言所守不遷矣井以辨義蓋言所施不私矣聖人畫井之象以明君子之道焉予愛其清白而有德義為官師之規因署其堂曰清白堂又構亭于其側曰清白亭庶幾居斯堂登斯亭而無忝其名哉寶元二年月日記

岳陽樓記

文正集卷之二

三

方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脩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于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于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若夫霪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耀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瑟游泳岸芷

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
靜影沉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
神怡寵辱偕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嗟夫子嘗
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爲何哉不以物喜不以
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
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
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乎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時六年九月十五日

邠州建學記

國家之患莫大於乏人人曷嘗而乏哉天地靈粹賦
于萬物非昔醇而今漓吾觀物有秀於類者曾不減
於古豈人之秀而賢者獨下於古歟誠教有所未格

三正惟不夫七

四

器有所未就而然耶庠序可不興乎庠序者俊乂所
由出焉三王有天下各數百年並用此道以長養人
材材不乏而天下治天下治而王室安斯明著之効
矣慶曆甲申歲予叅貳國政親奉聖謀詔天下建郡
縣之學俾歲貢羣士一由此出明年春予得請爲邠
城守署事之三日謁夫子廟通守太常王博士稷告
予曰奉詔建學其材出於諸生備矣今夫子廟隘甚
羣士無所安因議改卜于府之東南隅地爲高明遂
以建學并其廟遷焉以兵馬監押劉保節度推官楊
承用共掌役事博士朝夕視之明年夏厥功告畢增
其廟度重師禮也廣其學宮優生貢也談經于堂藏
書于庫長廊四迴室從而周惣一百四十楹廣厦高

軒處之顯明士人洋洋其來如歸且曰吾黨居后稷公劉之區被二帝三王之風其吾君之大賜吾道之盛節歟敢不拳拳服膺以樹其德業哉予既改南陽郡博士移書請爲之記予嘗觀易之大象在小畜曰君子以懿文德謂其道未通則畜乎文德俟時而行也在兌曰君子以朋友講習謂相說之道必利乎正莫大於講習也諸生其能知吾君建學聖人大易之旨則庶幾乎故書之

天竺山日觀大師塔記

師錢塘人也姓仲氏名善昇十歲出家十五通誦法華經十七落髮受具戒客京師三十年與儒者游好爲唐律詩且有佛學天禧中詔下僧錄簡長等注釋

文正集卷十七

五

御製法音集師預選中書畢詔賜師名遂還故里公卿有詩送行師深於琴余嘗聽之愛其神端氣平安坐如石指不纖失微不少差遲速重輕一一而當故其音清而弗哀和而弗淫自不知其所以然精之至也子嘗聞故諭德崔公之琴雅遠清靜當代無比如師則近之矣康定中入天竺山居日觀庵曰吾其止乎不下山者十餘年誦蓮經一萬過皇祐元年余至錢塘就山中見之康疆精明話言如舊一日遣侍者持書謝余曰吾願足矣將去人世必藏于浮圖之下願公記焉又一日侍者來告曰師化矣其門人中雷等葬師于塔復以師之言求爲之銘銘曰

山月亭亭兮師之心山泉泠泠兮師之琴真性存兮

孰爲古今聊志之兮天竺之岑

奏上時務書

天聖三年四月二十日文林郎守大理寺丞臣范仲淹謹詣閣門再拜死罪上書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臣聞巧言者無犯而易進直言者有犯而難立然則直言之士千古謂之忠巧言之人千古謂之佞今臣勉思藥石切犯雷霆不遵易進之塗而居難立之地者欲傾臣節以報國恩耻佞人之名慕忠臣之節感激而發萬死無恨況臣之所言皆聖朝當行之事而未之行者諒有以也聖人之心豈不至此蓋當乎一日萬幾未暇餘論大臣之心豈不至此蓋懼乎上疑下謗未克果行臣請言之以發聖慮臣聞國之文章

應於風化風化厚薄見乎文章是故觀虞夏之書足以明帝王之道覽南朝之文足以知衰靡之化故聖人之理天下也文弊則救之以質質弊則救之以文質弊而不救則晦而不彰文弊而不救則華而將落前代之季不能自救以至于大亂乃有來者起而救之故文章之薄則爲君子之憂風化其壞則爲來者之資惟聖帝明王文質相救在乎已不在乎人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亦此之謂也伏望聖慈與大臣議文章之道師虞夏之風況我聖朝千載而會惜乎不追三代之高而尚六朝之細然文章之列何代無人蓋時之所尚何能獨變大君有命孰不風從可敦諭詞臣興復古道更延博雅之士布於臺閣以救斯文

之薄而厚其風化也天下幸甚臣又聞聖人之有
下也文經之武緯之此二道者天下之大柄也昔諸
侯暴武之時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此聖人救
之文也及邾谷之會孔子則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
請設左右司馬此聖人濟之武也文武之道相濟而
行不可斯須而去焉唐明皇之時太平日久人不知
戰國不慮危大寇犯關勢如瓦解此失武之備也經
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又曰防之於未萌治之
於未亂聖人當福而知禍在治而防亂故善安身者
在康寧之時不謂終無疾病於是而有節宣方藥之備
焉善安國者當太平之時不謂終無危亂於是而有教
化經略之備焉我國家文經武緯天下大定自真宗

皇帝之初猶有舊將舊兵多經戰敵四夷之患足以
禦防今天下休兵餘二十載昔之戰者今已老矣今
之少者未知戰事人不知戰國不慮危豈聖人之意
哉而況守在四夷不可不慮古來和好鮮克始終唐
陸贄議云犬羊同類狐鼠為心貪而多防狡而無耻
威之不悟撫之不懷雖或時有盛衰大抵常為邊患
屬方靖中夏未遑外虞因其乞盟遂許結好加恩降
禮有欲無違而乃邀求浸多翻覆不定託因細事噴
有煩言猜矯多端其斯可驗此唐人之至論也今自
京至邊並無關嶮其或恩信不守釁端忽作戎馬一
縱信宿千里若邊少名將則懼而不守或守而不戰
或戰而無功再扣澶淵豈必尋好未知果有幾將可

代長城伏望聖慈鑒明皇之前轍察陸贄之讜議與大臣論武於朝以保天下先命大臣密舉忠義有謀之人授以方略委之邊任次命武臣密舉壯勇出羣之士試以武事遷其等差壯士蒙知必懷報効列於邊塞足備非常其或自謂無虞不欲生事輕長世之榮苟一時之安邊患忽來人情大駭自古兵不得帥魚肉無殊乃於倉卒戰鬪之間拔卒爲將豺狼競進真僞交馳此五代之前鑒也至於塵埃之間豈無壯士宜復唐之武舉則英雄之輩願在彀中此聖人居安慮危之備備而無用國家之福也惟聖意詳之臣又聞先王建官共理天下必以賢俊授任不以爵祿爲恩故百僚師師各揚其職上不輕授下無冒進此

設官之大端也我國家累聖求理而致太平大約紀綱法象唐室以臣觀之宜法唐興之時不宜法唐衰之後唐興之時特開館殿以待賢俊得學士十八人聲滿天下此文皇養將相之材以論道經邦而大化也暨之中興往往得人唐衰之後此選不盛我朝崇尚館殿目爲清華輔相之材多由此選三館清密古謂登瀛近歲遷出內庭逼居坊陌非唐所謂集仙之館也又其間校讎之職或不由科第以恩而除限以歲年漸於清顯輕十八學士之選恐非文皇養將相之材之意也伏望聖慈與大臣議其可否重爲制度以法唐興之時而延廊廟之器此國家之大美也惟聖意詳之又諫官御史耳目之司不諱之朝宜有賞

勸自陛下臨政以來未聞旌一諫負賞一御史若言而無補是選之不精言而有補豈賞之不行徒使犯顏者危緘口者安以進藥石爲虛言以陳絲髮爲供職三載之後進退雷同臣恐天下竊議朝廷言路未廣忠臣未勸將令諫官御史之徒尸素於朝非國家之福也惟聖意詳之臣又聞先王議重君臣賞延于世大勲之後立賢爲嗣餘子則以才自調不使混淆而後大防一墮頽波千載兀居近位歲進子孫簪紱盈門冠蓋塞路賢與不肖例升京朝謂之賞延無乃太甚此必前代君危臣僭之際務相姑息因爲典故以至於斯又百司之人本避鄉役不踰數歲例與出官莫非貪忍之徒絕異孝廉之舉使親民政其弊如何

何開此二途歲取百數無所不有實累王風恐非任官惟賢之體也人避衆怨不敢上言遂令仕路紛紛祿位填委文武官吏待闕踰年貪者益勵其爪牙廉者悉困於寒餓徒於禮闈之內增其艱難壯士惜年數歲一舉迺爲奔競至有訟爭而況脩辭者不求大才明經者不問大旨師道旣廢文風益僥詔令雖繁何以戒勸士無廉讓職此之由其源未澄欲彼之清臣未之信也儻國家不思改作因循其弊官亂於上風壞於下恐非國家之福也儻爲長久之策則願與大臣特新其議澄清此源不以謗議爲嫌當以治亂爲意此國家之福也惟聖意詳之臣聞以德服人天下欣戴以力服人天下怨望堯舜以德則人愛君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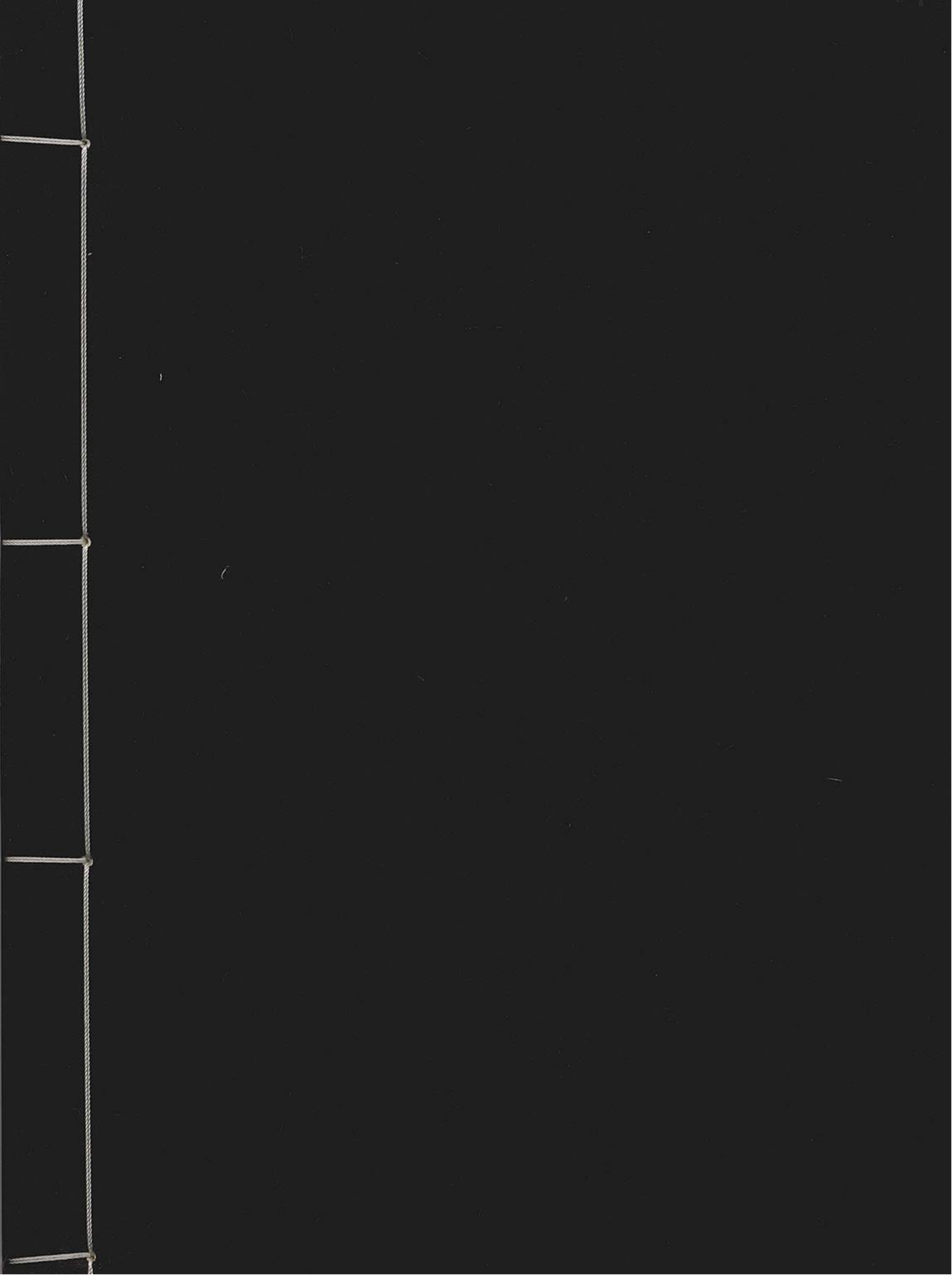
父母秦以力則人視君如仇讎是故御天下者德可
憑而力不可恃也伏惟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日崇
聖德以永服天下之心若夫敦好生之志推不忍之
心薄於刑典厚於惻隱在物祝網於民泣辜常戒百
官勿爲苛酷示天下之慈也唯聖人能之耻珠玉之
玩罷組繡之貢焚晉武之雉裘出文皇之宮人少度
僧尼不興土木示天下之儉也唯聖人能之鷄鳴而
起孜孜聽政每有餘暇則召大臣講議文武訪問艱
難此皇王之勤也唯聖人勉之貴賤親疎賞罰惟一
有功者雖憎必賞有罪者雖愛必罰捨一心之私從
萬人之望示天下之公也唯聖人行之自古帝王與
佞臣治天下天下必亂與忠臣治天下天下必安然

則忠臣骨鯁而易踈佞臣柔順而易親柔順似忠多
爲美言骨鯁似彊多所直諫美言者得進則佞人滿
朝直諫者見踈則忠臣避世二者進退何以辨之但
日聞美言則知佞人未去此國家之可憂也日聞直
諫則知忠臣左右此國家之可喜也伏惟聖明不可
不察自古王者外防夷狄內防姦邪夷狄侵國姦邪
敗德國侵則害加黎庶德敗則禍起蕭牆乃知姦邪
之凶甚於夷狄之患伏惟聖明常好正直以杜姦邪
此至理之本也臣又聞聖人宅九重之深鎮萬國之
望以靜制動以重爲威如天之高如地之深使人不
得容易而議也昨覩鑾駕順動稍頻恐非深居九重
靜鎮萬國之意況進奏院報於天下天下聞之恐損

威重先朝以御宇日深功成天下巡幸之費尚或諫止今繼明之始聖政方新宜加憂勤深防逸豫則人心大悅天道降康不比先帝功成之年未可輕爲巡幸伏惟聖慈再三詳覽每有順動必循典禮以服天下之望臣又聞人主納遠大之謀久而成王道納淺末之議久而成亂政方今聖人在上賢人在側取捨之際豈有未至然而刑法之吏言絲髮之重輕錢穀之司舉錙銖之利病則往往謂之急務響應而行或有言政教之源流議風俗之厚薄陳聖賢之事業論文武之得失則往往謂之迂說廢而不行豈朝廷薄遠大之謀好淺末之議哉伏望聖慈納人之謀用人之議不以遠大爲迂說不以淺末爲急務則王道大成天下幸甚臣又聞聖人之至明也臨萬機之事而不敢獨斷聖人之至聰也納羣臣之言而不敢偏聽獨斷則千慮或失偏聽則衆心必離人心離則社稷危而不扶聖慮失則政教差而彌遠故先王務公共設百官而不敢獨斷者懼一慮之失也開言路采群議而不敢偏聽者懼衆心之離也今聖政方新動思公共委任兩地出入萬幾萬幾之繁能無得失乃許羣臣上言以補其闕使上無蒙蔽下無壅塞有以見聖人之不獨斷也天下幸甚然而臣下上言密陳得失未可盡以爲實亦當深究其宜或務窺人短長或欲希旨上下動搖賞罰之柄離隔君臣之情似是而非言僞而辯雖聖鑒之下能無惑焉偶動宸衷無益

王道似此密奏之類更望聖慈深加詳覽與大臣議
論可否然後施行儻密奏之言便以為實內降處分
一面施行則讒譖之人緣隙而進以訐為直以詐為
忠使內外相疑政教不一非致理之本也古人有言
曰為君難為臣不易者其在此乎伏惟聖明不可不
察又自古親近小臣率多纖佞恃國恩寵為人階緣
公議未行私請先至如此則人皆由徑政有多門伏
望聖慈深為防慮以存至公之道也臣曲陋之人本
無精識覽前王之得失究聖朝之取捨因敢罄而陳
之伏望聖慈詳擇一二干犯天威臣無任戰汗激切
屏營之至臣某昧死謹言

范文正公集卷第七



范文正公集

二